

新會梁啟超任公著

專集第三冊

開
飲冰室合集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之四

新民說

目次

第一節 敘論

第二節 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第三節 釋新民之義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第五節 論公德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第七節 論進取冒險

第八節 論權利思想

第九節 論自由

第十節 論自治

第十一節 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羣治不進之原因）

第十二節 論自尊

第十三節 論合羣

第十四節 論生利分利

第十五節 論毅力

第十六節 論義務思想

第十七節 論尙武

第十八節 論私德

第十九節 論民氣

第二十節 論政治能力

飲冰室專集之四

新民說

第一節 敘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巋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顙。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魯撒遜英國人種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第二節 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吾今欲極言新民爲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二曰關於外交者。

所謂關於內治者何也。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爲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羣。官不能成一離婁。聚羣。官不能成一師曠。聚羣。官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裏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借。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譬猶嚴冬之際。置表於沸水中。雖其度驟升。水一冷而墜如故矣。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汗吏。虔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譬猶溽暑之時。置表於冰塊上。雖其度忽落。不俄頃則冰消而漲如故矣。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草野憂國之士。往往獨居深念。歎息想望曰。安得賢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謂賢君相者。必如何而始爲及格。雖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雖有賢君相。而亦無以善其後也。夫拿破崙曠世之名將也。苟授以旗幟之惰兵。則不能敵黑蠻。哥倫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膠船。則不能渡溪沚。彼君相者。非能獨治也。勢不得不任疆臣。疆臣不得不任監司。監司不得不任府縣。府縣不得不任吏胥。此諸級中人。但使其賢者半。不肖者半。猶不足以致治。而況乎其百不得一也。今爲此論者。固知泰西政治之美。而欲吾國之效之矣。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若相獨力所製造耶。試與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

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一村。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譬諸鹽有鹹性。積鹽如陵。其鹹愈濃。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爲若干石。石爲若干斗。斗爲若干升。升爲若干顆。顆爲若干阿屯。無一不鹹。然後大鹹乃成。搏沙按粉而欲以求鹹。雖隆之高於泰岱。猶無當也。故英美各國之民。常不待賢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則堯舜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委裘亦可也。其官吏則曹參之醇酒可也。成瑨之坐嘯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賴國民。國民不倚賴君相。小國且然。況吾中國幅員之廣。尤非一二人之長鞭所能及者耶。

則試以一家譬一國。苟一家之中。子婦弟兄。各有本業。各有技能。忠信篤敬。勤勞進取。家未有不淳然興者。不然者。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家長而不賢。固闔室爲餓殍。藉令賢也。而能蔭庇我者幾何。卽能蔭庇矣。而爲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終歲勤動。日夕憂勞。微特於心不安。其毋乃終爲家之累耶。今之動輒責政府望賢君相者。抑何不恕。抑何不智。英人有常言曰。 *That's your mistake. I couldn't help you.* 譯意言。君誤矣。吾不能助君也。此雖制己主義之鄙言。而實鞭策人自治自助之警句也。故吾雖日望有賢君相。吾尤恐卽有賢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也。何也。責望於賢君相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卽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興立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

所謂關於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紀以來。約三百年前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主義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進而爲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爲我尾閭。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而一用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近者如俄國之經略西伯利亞土耳其。德國之經略小亞細亞阿非利加。英國之用兵於波亞。美國之縣夏威掠古巴。攘非律賓。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於東方大陸。有最大之國。最腴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旦窺破內情。於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羣蟻之附羶。如萬矢之向的。雖然而集注於此一隅。彼俄人之於滿洲。德人之於山東。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於兩廣。日人之於福建。亦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

夫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之帝國主義迥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侖。皆嘗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并弱國。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漲力。彼則爲權威之所役。此則爲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略。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不幸而適當此盤渦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爲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餒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猷。必無從倖存也。不見乎瓶水乎。水僅半器。他水卽從而入之。若內力能自充塞本器。而無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故今日

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

今天下莫不憂外患矣。雖然。使外而果能爲患。則必非一憂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國主義之頑強突進。如彼其劇。而吾猶商榷於外之果能爲患與否。何其愚也。吾以爲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夫各國固同用此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與無隙之分而已。人之患瘵者。風寒暑溼燥火。無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氣強盛。膚革充盈者。冒風雪。犯暴曠。衝瘴癘。凌波濤。何有焉。不自攝生。而怨風雪暴曠波濤瘴癘之無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豈以善怨而獲免耶。然則爲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爲患。吾何爲而患之。此其功雖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別無善圖。寧復可蹉跎蹉跎。更閱數年。將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嗚呼。我國民可不悚耶。可不勗耶。

第三節 釋新民之義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卽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衆民亦然。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羣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鍊之。成其體段。培之濬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爲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卽吾所謂淬厲其固有而已。

僅淬厲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爲一箇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爲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慕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鬱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幹。見他井之汨湧而欲汲其流。

以實我胥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盎格魯撒遜人種是也。譬之跬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絲毫不容假借者。今請將地球民族之大勢。列爲一表。而論其所以迭代消長之由。



凡地球民族之大別五。聞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白色種人是也。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三。白種不止此三派。派此不過舉其要者耳。此文非考據種族不必鯁鯁也。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條頓人是也。條頓民族之重要者二。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盎格魯撒遜人是也。當其始溝分而居。不相雜廁也。則無論若何之民族。皆可以休養生息於其部分之內。然天演物競之公例。既驅人類使不得不接觸。不交通。不爭競。一旦接觸。交通。爭競。而一起一仆之數。乃立見。不觀於鬪蟀者乎。百蟀各處一籠。各自雄也。并而一之。一日而死十六七。兩日而死十八九。三日而所餘者僅一二焉矣。所餘之一二。必其最強者也。然則稍不强者殆而已矣。黑紅棕之人與白人相遇。如湯沃雪。瞬即消滅。夫人而知矣。今黃人與之遇。又著著失敗矣。若夫觀白人之自競也。彼斯拉夫民族。常爲阿士曼黎之專制政府與盧馬納及哈菩士卜之條頓人王家所軛縛。至今罕能自伸。拉丁民族。雖當中世時代。曾臻全盛。及其與條頓人相遇。遂不可支。自羅馬解紐以來。今日歐洲之建國。無一不自條頓人之手而成。如皮士噶人之於西班牙。士埃及威人之於葡萄牙。郎拔人之於意大利。佛蘭克人之於法蘭西。比利時。盎格魯撒遜人之於英吉利。士康的拿比亞人之於丹麥瑞典那威。日耳曼人之於德意志荷蘭瑞士奧大利。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力也。而一皆自條頓人發之成之。是條頓人不啻全世界動力之主人翁也。而格頓人之中。又以盎格魯撒遜人爲主中之主。強中之強。今日地球陸地四分之一以上。被其占領。人類四分之一以上。受其統制。而勢力範圍之布於五洲各地者。且日進而未有已焉。今試就百年來各國用語之人數變遷。列爲一表。而知盎格魯民族之進步。有令人驚絕者。

用語比數表

一八〇一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較			
葡語	意語	英語	西班牙語	德語	俄語	法語	英語	葡語	意語	班語	法語
七、四八〇	一五、〇七〇	二〇、五二〇	二六、一九〇	三〇、三二〇	三〇、七七〇	三一、四五〇千	一一、一〇〇千	一三、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四二、八〇〇	五一、二〇〇
四・七	九・三	一二・七	一六・二	一八・七	一九・〇	一九・四	二七・七	一〇・七	八・三	一〇・七	一二・七
一八九〇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較			
葡語	意語	班語	法語	俄語	德語	英語	葡語	意語	班語	法語	俄語
一三、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四二、八〇〇	五一、二〇〇	七五、〇九〇	七五、二〇〇	一一、一〇〇千	一三、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四二、八〇〇	五一、二〇〇	七五、〇九〇
三・二	八・三	一〇・七	一二・七	一八・七	一八・八	二七・七	一〇・七	八・三	一〇・七	一二・七	一八・七

由兩表比較之。則此九十年間。英語之位置。由第五躍至第一。由二千〇五十二萬。躍至一萬一千一百萬。由百分之十二有奇。躍至百分之二十七有奇。駸駸然遂有吞全球括四海之勢。盎格魯撒遜人之氣餒。誰能禦之。由此觀之。則今日世界上最優勝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此非吾趨勢利之言也。天演界無可逃避之公例。實如是也。使日耳曼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盎格魯撒遜。則他日能代之以興。亦未可知。使斯拉夫人拉丁人能自新。以優勝於條頓人。使黃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白人。則其他日之結果亦然。要之現在之地位。則其優劣之數。實如上所云云矣。然則吾所謂博考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而取之。以補我所未及者。援取法乎上之例。不可不求諸白人。不可不求諸白人之條頓人。不可不求諸條頓人中之盎格魯撒遜人。

白人之優於他種人者何也。他種人好靜。白種人好動。他種人狃於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則能傳播文明。發生文明者。恃天然也。傳播文明者。恃人事也。試觀泰西文明動力之中心點。由安息埃及而希臘。由希臘而羅馬。由羅馬而大西洋沿岸諸國。而徧於大陸。而飛渡磅礮於亞美利加。今則回顧而報本於東方焉。其機未嘗一日停。其勇猛果敢活潑宏偉之氣。比諸印度人何如。比諸中國人何如。其他小國。更不必論矣。然則白種人所以雄飛於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條頓人之優於他白人者何也。條頓人政治能力甚強。非他族所能及也。如彼希臘人及斯拉夫人。雖能立地方自治之制。而不能擴充之。其能力全集注於此最小之公共團體。而位於此團體之上者。有國家之機關。位於此團體之下者。有個人之權利。皆非彼等所能及也。以故其所生之結果。有三缺點。人民之權利不完。一也。團體與團體之間。不相聯屬。二也。無防禦外敵之力。三也。故希臘入一軛於羅馬。再軛於土耳其。三軛於條頓人。數千年不見天日。而斯拉夫人。今猶呻吟於專制恣暴政體之下。而未有已也。至如迦特民族。羅馬一統前之部兒人及今之愛爾蘭人與蘇格蘭屬於此族。雖其勇敢之氣。冠絕一時。而政治思想更薄弱。故惟知崇拜一二膂力之英雄。而國民不能獨立團結。雖能建無數之小軍國。而無統一之道。能創大宗教。而不能成大國家。至於拉丁人。則遠優於彼等矣。能建

偉大之羅馬帝國。統一歐陸。能製完備之羅馬民法。垂型千年。雖然。其思想太大而不能實施。動欲統制宇內。而地方自治之制被破壞焉。個人權利被蹂躪焉。務張國力而不養人格。故及羅馬之末葉。而拉丁之腐敗卑劣。聞天下。雖及今日。而其沿襲之舊質。猶不能除。好虛榮。少沈實。時則傾於保守。抱陳腐而不肯稍變。時則馳於急激。變之不以次第。若法蘭西人。其代表也。百年之內。變政體者六。易憲法者十四。至今名為民主。而地方自治與個

人權利。毫不能擴充。此拉丁人所以日蹙於天演之劇場也。若夫條頓人。則其始在日耳曼森林中爲一種蠻族時。其個人強立自由之氣概。傳諸子孫而不失。而又經羅馬文化之薰習鍛鍊。兩者和合。遂能成一特性之民族。而組織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 創代議制度。使人民皆得參預政權。集人民之意以爲公意。合人民之權以爲國權。又能定團體與個人之權限。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各不相侵。民族全體得應於時變。以滋長發達。故條頓人今遂優於天下。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盎格魯撒遜人之尤優於他條頓人者何也。其獨立自助之風最盛。自其幼年在家庭。在學校。父母師長。皆不以附庸待之。使其練習世務。稍長而可以自立。不倚賴他人。其守紀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常識 Common sense 最富。常不肯爲無謀之躁妄舉動。其權利之思想最強。視權利爲第二之生命。絲毫不肯放過。其體力最壯。能冒萬險。其性質最堅忍。百折不回。其人以實業爲主。不尙虛榮。人皆務有職業。不問高下。而坐食之官吏政客。常不爲世所重。其保守之性質亦最多。而常能因時勢。鑒外羣。以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本性。以此之故。故能以區區北極三孤島。而孳殖其種於北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兩大陸。揚其國旗於日所出入處。鞏其權力於五洲四海衝要咽喉之地。而天下莫之能敵也。盎格魯撒遜人所以定霸於十九世紀。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然則吾之所當取法者可知已。觀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興所以強。而一自省焉。吾國民之性質。其與彼召衰召弱者異同若何。與此致興致強者異同若何。其大體之缺陷在何處。其細故之薄弱在何處。一一勘之。一一鑒之。一一改之。一一補之。於是乎新國民可以成。今請舉吾國民所當自新之大綱小目。條分縷析。於次節詳論之。

第五節 論公德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爲羣，國家之所以爲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羣，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羣之羣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羣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爲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爲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之時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爲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固屬於私德之範圍，即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於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範圍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於社會倫理者，一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於社會倫理者，一

朋友也。關於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跡不與人交者，仍於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事。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於大體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倫，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爲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

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爲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撫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爲而發者，擲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爲本羣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享其本羣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羣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庸詎知無益之即爲害乎？何則？羣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逋羣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於他人也。而逋羣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羣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羣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羣必爲逋負者所拽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羣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羣之利，而反爲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違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羣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羣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羣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羣與國之蝥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羣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卽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爲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尙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羣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羣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羣也。故因其羣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羣。善其羣。進其羣者爲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爲大逆不道。各君主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爲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也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爲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